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四十七回 馬成龍定計拿巡撫 王千層赴宴入牢籠

詩曰：胡笳動處玉關秋，驚醒癡人夢裡愁。不敢笑他年少婦，如今我亦悔封侯。

倭侯爺細瞧他臉上戴著牛皮鬼臉、假紅鬍子，聽他的聲音是姜玉，故意地說：「原來是二郎楊戩。無事不敢勞動尊神，我這裡有書信一紙，煩你轉達上帝天王那裡，去請得天兵天將，時常保護。」說罷，用筆寫了幾句。上寫：義子倭剋金布謹稟父王台前：我私訪於家圍，有邪教於珍，原系叛逆之賊，訪得確實。父王奏請大兵剿滅邪教，一則可以解張廣太之危，二則可以與國除害。書不盡言，惟望鑒察。

義男倭剋金布書寫完，交與姜玉拿去。姜小爺說：「尊法旨！」拿了那封書字去了。倭侯爺下了法台，站在花園當中，說：「於莊主，你可瞧見了？」嚇得眾人一陣發楞，然後請倭侯爺到了內書房，預備臥具，請仙長安歇睡覺。倭侯爺也不敢睡著。

次日天明，起來淨面吃酒。於珍說：「仙師，我這于家圍住戶，都是我們教中人，在此住居，並無一個外人。明天夜晚，聚會合村之人，請仙師度脫，傳授幾個徒弟，好不好？」倭侯爺說：「很好。」喝完了酒，天有正午，只見外邊有人來報，說：「神力王帶大隊將于家圍圍住，請莊主定奪！」於珍說：「仙師，這是為何緣故？算一算！」倭侯爺一聽，就知是姜玉把書信送到，王爺奏明瞭聖上，必是奉旨前來拿賊。倭侯爺想罷，說：「唔呀莊主，不好！必是欽天監奏明瞭皇上，調兵前來剿滅來吧。快把眼閉上，跟我駕雲躲避吧。」於珍說：「我的家眷應該如何？」倭侯爺說：「有我安排就是。你快把眼閉上，先救你逃走！」

只聽外邊殺聲一片，不知有多少官兵前來。於珍把眼閉上，侯爺把他扛起來，到了外邊，望地上一摔。早過來幾個官兵把他捆上。於珍睜眼一瞧，說：「好一個神仙，原來你是私訪的，前來拿我。我也不想有今日，受你這樣的巧計。好個小輩妖道，好大膽量，楞敢把我送給官兵！」侯爺說：「吾姓顧，名煥章，聖上恩賜倭剋金布，賞賜靖遠倭侯。我特意前來拿你！」神力王吩咐：「把賊人拿獲！派官兵放火燒這于家圍，不准放一人漏網逃走！」一聲令下，烈焰騰空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幾點星星之火，勾出離部無情。隨風使浪顯威能，烈焰騰空勢猛。

只聽呼呼聲響，重窗窗戶煙生，漫天遍地赤通紅，畫閣雕樑無影。

這一陣大火把于家圍人等俱皆燒死，連一個人也沒有逃走。後來住居之人，都是新搬了去的。

閒言少敘。王爺帶著官兵，押著那個於珍，派人交了刑部，然後遞折子奏明瞭天子。聖主派了刑部正堂田文忠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海澄、大理寺卿劉元太，嚴刑勘問，審明白了於珍。原因墨龍死後，他買出朱五、劉六二人，在齊化門等候，派人探聽，知道廣太他那一天入都。他有一個娘舅姓曹，在御前當內監的差事，他會使水火符兒，用鹽碱寫了字，用祥襪子拿火燒了，有鹽碱拿著他不能散，故作幾句話，在聖主的跟前接牆告狀。今天在部裡都招認了明白，然後奏明聖上，康熙老佛爺傳旨意：把於珍凌遲處死，曹太監發往黑龍江，胡忠孝入都置辦軍器，同張廣太入都謝親，無故受人誣害。江蘇水師營副將員缺，著張廣太去補授；張家灣都司員缺，著胡忠孝去補授；墨龍的屍身，交本地地面官掩埋；白氏聽其自便。旨意一下，張廣太回家，李貴也從武清縣衙門出來了，部文到了，帶著家眷兩個夫人與二位拜兄鄒忠、李貴，上任去了。倭侯爺，聖上賞賜押馬大臣、閱兵大臣、前引大臣、專操大臣。

臘盡春歸，又到了四月間。又接了伊大人的折子，參淮陽道任永杰、河道總督盧定河，縱使家丁偷工減料等情。聖上旨意：欽派倭剋金布查辦黃河事務，任永杰革職留任，摘去頂戴；河道總督盧定河降三級留任。倭侯爺仍在王府，帶了二十多個人，坐著紫韁大鞍車，請了訓起程，在路非止一日。那一日，離高家堰不遠，早有人報與伊大人知道。總辦黃河堤工的司員眾人，齊接倭侯爺。伊大人派二馬出去迎接倭侯爺。有人傳報倭侯爺住伊大人的公館。馬夢太一想：「我們當初是拜兄弟，不知如今他作了侯爺啦，還認得我們不認得？也罷，我過去給他請個安，見機而作就是。」只聽那邊炮響，侯爺帶著好些個人，換了騎馬啦。夢太過去請了一個安。侯爺下了馬，說：「老兄弟，你的差事好哇？」馬夢太說：「托哥哥的福！」二人攜手正望前走，山東馬說：「顧大哥在上，小弟馬成龍有禮！」倭侯爺故作聽不見，一直望裡邊去了。山東馬一想，說：「沒瞧見？不能沒瞧見，為何不與我說話，是怎麼回事？我再進去，偏要見他，看他還念故人之交不念？他如要是不念故人之交，那時我永遠不與他說話！」說著，到了裡邊上房。

伊大人正與倭侯爺說話，二人謙恭多時，還是伊大人上座。侯爺總算跟著大人打剪子哈得的功名，就算是大人的門生了。方才說著話，成龍又進來了。侯爺早瞧見他了，知道他的脾氣是最愛玩笑，當著好些個下人，他要說出玩笑話來，急不的，惱不的，故此在外邊故作沒瞧見他。又見他氣昂昂的說：「顧大哥，你得了第，就不認得我了？」侯爺一瞧，說：「唔呀！我的賢弟，我正要問你哪，你好哇？我真想你，你坐下吧。」成龍說：「我方才聽見哥哥你來，心中甚喜。」大家落座吃茶。

侯爺說：「我奉旨前來，是幫著大人辦理黃河堤工事務，不知此時工程怎樣？水勢如何？」大人說：「耗費帑銀六十萬，也沒打上黃河的堤工。不知怎樣，是派人當時打了七天，無奈打上了開啦。子午相衝，卯酉必破，連辦好了的都被水沖了。如今大概這就打上。」說著話，人報合龍門就在明天，侯爺放賞點名。

大家至次日天明，齊集黃河岸驗看。伊大人心中不樂，就要跳下河去，與國家盡忠。自己也是沒臉，跪在就地磕了一個頭，方要望下跳，早被侯爺一把抓住，說：「大人不可如此！我自自有主意。工程眼前告竣，何不等把龍門合上，然後在土壩之上搭一座席棚，你我二人在那裡坐等。要是天上垂佑，那時口子不能開了；如要是不垂佑，你我死在此處，也算報答君王俸餉之德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」伊大人點頭，回歸公館之內。

天有正午，人報：「龍門合上了！請大人上香祭奠。」倭侯爺說：「搭兩個席棚兒，我與大人俱在那裡等候，口子一開，就算完了。」山東馬說：「我與馬夢太兩個人也去。」瘦馬馬夢太真不願意，無奈勉強答應。外邊眾人一聽說這個信兒，齊放聲痛哭，說：「再未想到咱們今天死在此處，實在可慘！」那一個跟倭侯爺的說：「好哇！我家中父母、兄嫂、妻子，實指望我出來跟官發財，再未想到今天跟著侯爺死在此處。」那邊有伊大人的跟班的說：「罷了，我是真知道這一開口子，咱們大家俱被水沖去了。可憐孤孤單單，冷冷清清，大廟裡不收，小廟裡不留，也沒有一個伴兒。」那邊有一個說：「我有一個主意，管保成功。咱們大家把辮子拴在一處，你想好不好？」那邊有給侯爺趕車的說：「結了，我是一個禿子，不能拴在一處。」正說著，成龍進屋內說：「列位，不必著急，我有主意，把辮子給他系在耳朵上就成啦。」內中有一個家人說：「咱們大家求他個人情吧，他與侯爺是拜兄弟，你等大家還不磕頭嗎？」眾家人齊求成龍說個人情，別帶了他們去才好。山東馬說：「這可是你們願意的，大人侯爺要問，你等可就說實是你們自己願意托的我就是。」說著，成龍入內見大人，說：「侯爺與大人要在口子上守著，等候口子開，都是為國盡忠，不知這些跟人還是帶了去，還是不帶了去？」大人說：「不能帶了去。」成龍說：「那就不帶了，他們大家都是願意與大人同去。大人不信，叫他們進來一問便知。」伊大人與侯爺說：「叫他們進來吧，我問問他們。」只見從外邊進來了一伙人，齊站在大人跟前，侯爺問說：「你們是托馬成龍來的沒有？」大家自打算成龍給說了人情，不帶了他們去，齊說：「不錯！我們托他來的。」大人說：「你等果然是願意托他來的？」大家說：「我等是都願意托他來的。」大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全把你們帶了去就是。」大家也不敢言語，自己暗中怨恨成龍不表。